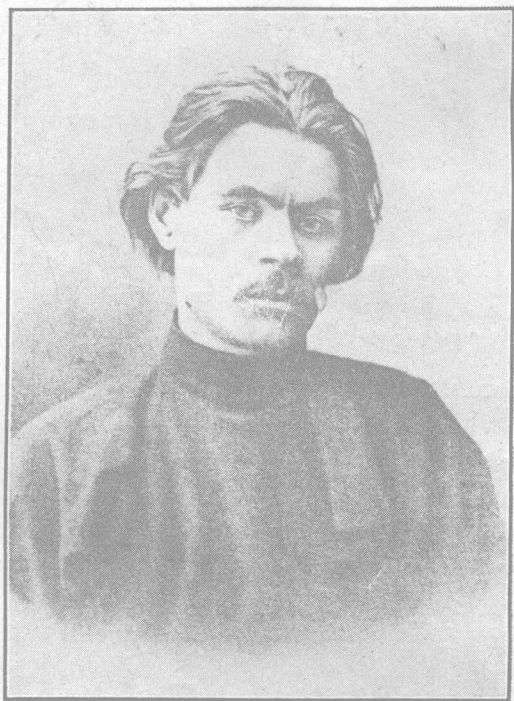


上原草

译侯系





(基爾高)

譯者序

(一)

我一九二六年末譯完高爾基的我的旅伴之後，就動筆譯王爾德 O. Wilde 的道雷格萊 The Picture of Dorain Gray。道雷格萊是部大稿子，譯時費勁很是不小。那時正是舊歷新年，我終日坐在窗前，好容易一頁頁慢慢寫去。北京的小公寓的陳紙窗怎擋得住外面的嚴寒，一只小煤球爐無濟什麼大事，遇見利害的日子，伏在案上，不是手指冷僵

了，就是腳板凍得像刀絞一樣。有時下雪，我寫着的時候，覺得窗格上的白雪好像有意與案頭的稿紙比賽加厚。有時北風狂作，午夜油燈下，寒風像尖刀一般，從窗縫中直刺進來，支支作響；偶一抬頭，頓覺牆上黑影都像不動的活物一般。如此三月，才將初稿譯成。當時友人某君，自言北新老板甚重他，于是承他美意，要我將該譯稿交他，好爲我介紹給北新，以換若干大洋。

隨後以空暇之故，衣萍同我說好將柴可夫 Chekov 的札記合譯出來。札記不長，費一月功夫而成。是時友人相繼南下，我的兩部譯稿也跟着走了。只我獨留北京，度貧窮日子。天天等滬上來的好消息，因爲友人上火車時，口口聲聲說到滬即將稿費寄一部分來，以濟燃

眉。

噫，天下事竟有如此不怕人失望的！我以朝不保夕之境況，在京中等候這位帶着我兩部譯稿去滬的友人的來信，十日過了！半個月過了！一個月過了！以至兩個月過去了！信息一點都沒有。設法去了一封快信，久之，得回信說『明日即寄上四十元，以應急，道雷格萊尙未定妥，札記三元千字，已賣去。』又久之，才知道這所謂四十元者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當時回想譯書時的辛苦，不禁心輓氣頹，呼恨不已。

然而，稿的消息一點沒有，稿費又一文不來，但一毛錢一頓的飯一日又不能不吃兩頓。結果，只有再譯點試試看。勉強花了一周時

間，把法朗士 A. France 的裁判官的威嚴 The Majesty of Justice 譯成。那時北新總局雖在上海，分局仍設東河沿。我去了三五趟，最後一次，代理經理先生向我說：

『我們同衣萍先生都很好，你的稿子不要不好意思。現在稿費一元五一千字算，一萬八千字，合廿七元。』

我靜靜聽着，提心吊膽如等裁判官宣讀判決書一般。聽到此處，不由得輕輕說道：

『三十元都沒有嗎？』

代理經理沒有聽見我的話。他說：

『過幾天再來取錢。』

『不成，我等着用。』

『無法可想啊！』

『對不住，我實在等着用，否則我不如此賣的。』

『那麼，我們同衣萍都很好，你明天來看看吧。』

『是的，謝謝你，得罪的很。』

第二日上午我跑去，沒有見着，黃昏時又去，這回算見着了，他交給我十元錢，說實在無法可想，餘下的十七元過一月才有。是的，實在無法，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夏天黑的很晚，西邊天色紅通通的好像害羞一般，老柳樹上一隻知了半死半活地叫着。我一步步沈重地踏着東河沿，沙灘的灰土，走

回孟家大院的寓所。啊，像一隻打架打輸的小狗，帶着傷回來了。

這算是我譯書賣稿的生活第一幕下場。

不久之後，我給萬孚信說：

『就是餓死，我也不再打算譯書賣錢了！如果我的譯品要不得，那我何必以要不得的廢紙，靠着友人的面子去勉強換書店老板的寶貴銀洋！如果要得的話，那我更何必以自己的心血來受這些欺騙，這些哀求苦討！』

但是爲什麼我於今又譯出這一本小說呢？

今年春天，萬孚從滬上將適之先生一本“Chelkash and other stories by Maxim Gork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寄給我。我讀的時候，好像是飄泊他鄉遇見一個故友，又好像正在外面受人欺侮時跳出一條打不平的英雄好漢。勇氣也有了，自己的苦況此時不但不爲難自己反而給自己安慰，快樂就像泉水一般湧上心頭。

這一年來，我不是變成麻木，就是變成庸俗，總歸是變了！從前最愛寂靜，現在寂靜令我煩惱；從前愛同友人談人生問題，現在覺得自己所說的是淺薄而又空汎；從前愛莎士比亞與哥德書中的英雄，現在却忘了他們；遇見朋友們就老起臉皮胡言亂道一番，過後自己又來

反悔；獨自一人在房時，這本書翻翻，那本書看看；或是呆坐着。從前那種愛思索的皮氣，那種安靜的心情，那種聰明，——都不知何處去了！……然而，高爾基小說裏的英雄于今還像昔日一般鼓起我的勇氣，給我無限快慰。不但如此，我此時讀他的小說，比起昔日專爲賞鑑而讀是大不同了，我經驗到他小說中的英雄好像是個預言者，把我們的話先說了，他指示給我們：社會是無理而且橫暴，但是人却也很力量。那些被社會拋棄，受壓迫的人，他們的生活雖是幾乎成爲「非人」了，但他們的人性却並不少似所謂高等人一點。他們有理性，有氣恨，有反抗，有激怒，有悲哀，而且還有愛！我們看：

『雖然牢獄般的工作已使我們變成愚魯的畜生，但是我們總歸還

是人類，所以，同一切人類一樣，我們不能一無所崇愛地活着。

我們廿六人同另外一位

這些作品直接給我如許的感動，我當即覺得大有介紹給許多同我一般的青年的價值。我于是高興地動筆寫譯，從前那種譯書苦處完全忘了，現在每個字都在快樂裏寫出。

因爲忙碌之故，只得先選譯這冊內的四篇。以後得暇，想再將契加失 Chelkash 與一塊滾着的石頭 A Rolling Stone 譯出。

今年正是高爾基的六十大壽！整個蘇俄的民衆熱烈地籌備慶祝這位平民小說家的消息頻從報上零碎傳來。高爾基帶着他兒子從意大利返國，人民如何歡迎他，南俄一個火車站更名爲高爾基站以紀念他，因爲他早年曾在這站上做過打掃夫。但在這個年頭，蘇俄的社會新聞傳到中國真費勁，所以我們只知道蘇俄的人民熱烈地慶祝高爾基，但是怎樣個慶祝法，却不知道！

高爾基 Maxim Gorky 的真姓名是 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生在 Nijni-Novgorod 地方。他的父母是工人階級。他只上了五個月的學校，就去做一個修補匠的學徒，從那時期，他受了不少奇異的經歷。

十二歲時，他在輪船上做事，遇見輪船上一位廚子，這個人將哥里 Gogol 與 仲馬 Alexandre Dumas 的作品介紹給他讀，他從此開發了愛好文學的心情。

十五歲時，他打算進加查大學 Kazan University 但是沒進得去，于是就在一個餅乾工廠裏找着工做，薪水是一個月六先令。在這工廠裏過的悲慘生活的結果是產生出一篇「我們廿六人同另外一位」。

此後他飄流地度着一種「出脚漢」，吉不色的生活，這一個時期的碎片都寫在「一塊滾着的石頭」，「草原上」，「一個秋夜」，裏面。

有一個時期他做過香台聖像畫者，做過烘麵包師，做過萍果小

販，在街上賣水酒，又當過侍役，又在南俄一個小火車站上當差，最後當一個律師處的書記。不久，他又流落于飄泊生涯。他這一次從南俄返境，烏克蘭納 Ukraina 克果米亞 Crimea 走到高加索 Caucase 去；這一期生活的成績是一篇契加失 Chelkash。

一八九三年他遇見郭羅林科 Korolenko。郭羅林科是個大小說家，當時正編輯雜誌，郭羅林科認識他的天才，給他鼓勵，他得益不少。一九〇〇年他的小說集出版，銷場極廣，不數日初版則賣完。他

被稱為『被壓迫者，下等人的說話者，爭自由者的英雄。』

爲了簽名于一張反對警察殘酷粗暴的宣言上，他被逐放到克果米亞去，並且在俄國文會 Russian Academy 裏被除名。

一九〇五年他參入 *Putilov* 的鐵工罷工風潮。一天，正是嚴冬時節，加奔神父 *Father Gapon* 領着大隊工人民衆，走去請願沙皇 *Tsar*，並上呈請願書。結果是軍隊開槍打死數百請願的人民。鮮血撒在白雪上，悽慘之至。這次慘劇高爾基身臨其境，並且跟着許多人一同被捕入獄。

一九〇六年他去美國遊了一趟。

(四)

高爾基的作風十分新鮮。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立即會覺得。他的筆

十分生動而且準確。他能將俄羅斯式的風景——荒漠的草原，吵雜的碼頭——清清楚楚擺布在我們中國讀者的目前；他能將俄羅斯式下等人的悲慘的洒脫的面容深深印在我們中國讀者的腦中；他並且還能將俄羅斯式下等人的語氣貼在我們中國讀者的耳朵上。啊，這一切是多麼可愛啊！他自己早年飄泊的生涯與對於革命的同情心給他作品以新鮮的生命。他自己的經歷，他內心對自由的渴愛，他對於自然美的感覺，他利劍一般的鋒銳，他人道的道德觀念……他的這一切寶貝經過他藝術天才的再現，成為感動全世的小說。

然而高爾基之所以能如此打動人心的豈是只因爲上面所說的原故嗎？不的，如果沒有當時俄國社會上的不安甯的背景，沒有那種將衰

敗的大帝國的黑暗，民衆的肩上海沒有那種強壓力，恐怕高爾基受不着如此熱烈的歡迎吧？我們要明白他的作品與當時俄國社會的關係，在蔣光慈編的俄羅斯文學二百廿頁上說的很好：

『社會惡瀉塵俗，拘束在繁文縟節裏，——高爾基的英雄恰好是不顧一切繁文縟節的，要什麼便做什麼；社會裏沒有強盛的氣性，——高爾基的英雄正是強盛的氣性，有力量，雖然不能做實際事業，可是對社會的抗議聲便是他們力量的表現；社會裏已定的秩序很『寶貴』的，一部分爲瑣瑣屑屑的經濟關係所束縛，——高爾基的英雄却灑脫一切物質生活的鎖鏈，甚至于輕視那『嚼麵包的農民』的市儈主義，——心心念念只記得飽暖，有什麼事業可做？』